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### 第二十回 癡絳珠感情灑舊淚 莽紫鵑認物發嗔言

話說紫鵑聽了黛玉的話，便將可惱之事從頭講起，道：「先前寶玉娶寶姑娘，叫雪雁去伺候拜堂，大家不得明白。後來聽素雲告訴我這個緣故，就是哄寶玉娶的是姑娘。寶玉正病著，說他明白卻不明白，說他糊塗又不糊塗，拜了堂，揭開罩頭巾見是寶姑娘，人家又哄他說姑娘已不在了，不叫他知道姑娘回南的事。怕我在寶玉跟前透漏他們的詭計，不許我見寶玉的面，又哄住寶玉不進園子裡來，我還躲在妙師父庵裡住了幾時。」紫鵑話到其間，不覺怒形於色，連雪雁站在一旁靜聽，聽得說，他咕哝著嘴生氣道：「我那裡知道他們弄鬼！早知這樣，別說寶姑娘，就是貝姑娘我也不去扶他呢。」引的黛玉「撲嗤」的一笑，紫鵑留心黛玉神氣，打量聽了他的話，未免有些憤憤，誰料黛玉毫無介意，只是點頭微笑。紫鵑心中暗忖，他姑娘已經看破塵緣，立志堅定，恐講到後面寶玉的事，憑你說到鐵人下淚的地步，亦漠然無動，不覺其可憐。這件事保不定又變了捏沙成團，大費廝羅了。紫鵑忽然呆呆的不語，黛玉道：「怎麼不說下去了？」紫鵑才又將寶玉知道錯娶寶姑娘，怎樣悔恨，怎樣到瀟湘館去痛哭，怎樣中舉過了幾天就出去做和尚了，剃下頭髮交人送了回來，老太太、太太怎樣著急，寶姑娘也哭死了，又不知怎樣到那裡去找著了通靈寶玉，現住在甄寶玉家，剛寄了那塊玉到家去，要老太太作主，求姑娘允了才肯還俗，如今璉二奶奶的病才好，怎樣懊悔先前的事辦錯了，回明了太太親自來求姑娘的話，細細告訴。黛玉不等紫鵑說完，聽到寶玉去做和尚一語，多時一塵不染的方寸，頓將從前纏綿寶玉之私念勾逗起來，舊時還不盡的眼淚重又滴了無數，恨不得寶玉立刻站在跟前，好將婉言勸慰。

才悟到夢中所見，幻出有因，直欲仿《牡丹亭》上杜麗娘去尋那不遠的夢兒。又想到爹媽墳上痛哭祭奠之和尚，非寶玉是誰？他果真牢牢記住做和尚一語，回憶時常向我寬慰之言，全從肺腑上鏤刻出來，也不枉我苦苦用心這幾年。我早疑寶玉決不負心至此，因回生而後，已斬絕情根，種種可疑之處不暇追求，如今看起來，我自謂獨清獨醒，這幾個月正是做夢。前日夢中之夢，乃醒夢之夢。從此墮落紅塵，我無悔矣。黛玉想了半晌，只是怔怔的支頤無語。

紫鵑早已瞧出黛玉光景，心上氣不服鳳姐，因說道：「二奶奶今夜還等我回去回話，我今兒偏不過去，還要拗逼一回，別叫他瞧得容易了。」黛玉微笑不語，一面叫自己屋裡的人那邊去把紫鵑姑娘鋪蓋包袱這些都搬了過來，與自己同房安歇。是夜，敘話正長，所有黛玉回南後榮府日常事情，凡紫鵑知道的，逐一告訴了。說到襲人出嫁、晴雯未死的話，黛玉不勝驚異感歎。直談至五鼓，各人就寢。

次日，紫鵑去見鳳姐，道：「姑娘跟前已經替二奶奶講了許多好話，前兒商量的拿住三件事，那知姑娘也有幾件事來對答。」鳳姐問：「什麼事呢？」紫鵑道：「聽姑娘的口氣，似乎道姑娘體弱，本不是有壽的，也沒這樣福分去承受，怕也像寶姑娘這樣。再姑娘原蒙老太太的疼愛，太太的照看，但只已經應過名兒，園子裡外的人都知道的，也可算報答老太太過了。」

至於姑娘的身子，別人都知道回了家沒有死，怕瞞住的人不得明白，疑神疑鬼起來，也不成一件事。姑娘的意思雖是這樣，明兒二奶奶當面見了再說罷。二奶奶口才本來好的，說一句話到底比我們丫頭說十句還擔斤兩呢。」

鳳姐聽了紫鵑的話句句觸心，就是嫌黛玉體弱沒壽的話不是他說的，其餘都是主謀。這兩件事委實對不住林姑娘，說起來竟無可置辯。欲待不去求他，此來所為何事？前日又在王夫人面前滿擔肩任了來的，甚是為難。還要教紫鵑幾句話再去陪禮黛玉，紫鵑只推鳳姐自己去說，沒奈何，硬了頭皮來見黛玉。

敘過浮談，鳳姐滿腹躊躇不知提那一句話講起才是，左右怕唐突了黛玉。黛玉察看鳳姐嘔嘔躊躇情形，倒先提件舊事道：

「頭裡我回家累璉二哥哥遠遠的跑了一趟，上年走的時候，再不想和鳳姊姊見面那麼快，這會兒鳳姊姊到南邊來，可是意想不到的事。昨兒我向紫鵑，知道老太太同太太都好，就不料寶姊姊那樣一個敦厚有福澤的人，也沒享壽年。」鳳姐聽出黛玉詞鋒隱刺，只得滿臉堆笑道：「總是年來家運不好，暗裡使人乾的事顛倒倒。千不該萬不該，上年不該放妹妹回家，就是老太太也後悔的什麼似的，妹妹問紫鵑就知道了。我也才病得死去又活來的，沒法兒不自己走一趟，臊著臉來求妹妹。妹妹看老太太分上，把過去的事再別放在心上，就是妹妹的大賢大德處了，我給妹妹磕頭禮。」說著便當真要屈膝下去。黛玉忙把鳳姐攙住，說些閒話岔了開去。雪雁在旁端茶伺應，鳳姐瞧著雪雁誇獎道：「幾個月不見，出挑的身子都長了。你們園子裡這班姊姊都惦記著你呢。」

鳳姐又說了一會話，然後來見黛玉的孀母，重又提及親事。

因從前甄家來說，林老太太知道黛玉的脾氣古怪，如今雖然親上議親，那寶玉又與黛玉自幼在一處長大，現在奶奶親來，打量有幾分成局，到底不肯專主，便自己來問黛玉。黛玉心上已是千肯萬肯，只推孀母作主。林老太太心已明白，喜姪女終身有托，大大放下一樁心事，便到鳳姐處允定了。鳳姐大喜，命小紅取出帶來寶玉，親手送交林老太太作為聘物，要回一黛玉身上佩戴的珍重東西，以訂百年姻好。又說回京後另央冰人執柯，擇吉完婚。

林老太太接過通靈寶玉瞧個仔細，便遞給跟去的丫頭送到黛玉處去。鳳姐笑道：「瞞不得太親母，為了這一點東西，鬧出許多稀奇古怪的事來。瞧不起這塊玉，真是我寶兄弟的命根呢。」林老太太道：「原來是罕物，普天世界那裡聽見有胎裡頭帶出來的金玉？想我姪女兒佩戴之物，那裡有配得上這玉的可以回聘？就是前日得了一盤金鎖，雖比不上這玉的珍奇，因是夢中老人指示可作紅絲，除了他也再無別物。」隨命侍兒取來，當將夢兆說明，把金鎖送與鳳姐瞧，鳳姐因這些東西係閨閣中多有，豈無式樣相同的，惟聞應夢而得，非比尋常，又與寶釵病中所失之鎖相似，一得一失，事非無因。不覺看的呆了，便極口稱贊道：「這件東西就很好，一個是胎裡帶出來的，一個是因吉兆賜他得的，可見寶兄弟和林妹妹合該配就姻緣。我遠遠的來跑這一趟，也有些功勞。咱們本來在一塊兒玩慣的姊妹，如今做了妯娌，等林妹妹過了門還要重重討他的謝媒禮呢。」

「林老太太笑道：「那個不消二奶奶說得，又是嫂子，又是大媒，別的東西也不希罕，自然要他好好做幾樣針活計去謝媒。」

「說著，鳳姐便要辭行，林老太太再四款留。紫鵑過來，鳳姐將林太太已經面許的話告訴了他。紫鵑一眼瞧見鳳姐手裡的金鎖，心中便不自在，道：「二奶奶是有斟酌的，有了這塊寶玉做聘物就好，這會兒定親先要取個吉利，怎麼就把寶姑娘掛的東西拿了來呢？」鳳姐道：「算你這孩子眼尖，我就糊塗到十二分，也不肯把寶姑娘的東西拿來定你姑娘。你只知道項圈、手釧姑娘們戴這些，男家送到女家去的是常事，那裡知道，我做了和尚的嫂子，來給和尚定媳婦，已翻了新花樣。那男女定親回禮的東西也拘不得常例了。」說著，把金鎖遞給紫鵑看，道：「你瞧瞧這是寶姑娘的金鎖不是？」原來那邊失去，並這裡當得金鎖之事，紫鵑都不知道，認準是寶釵之物，遞還鳳姐，道：「這不是寶姑娘的難道是我姑娘的不成？若說我姑娘有了這金的，早就該配了有玉的了。」

鳳姐歎口氣道：「我得罪了一個林姑娘已經攔不住，這會兒玩笑玩笑又玩上紫鵑姑娘的氣來了。我對你說罷，你只知道你姑娘沒有金的，還不知道你姑娘如今該配有玉的，就有了金的了。」話未完，只見雪雁走來叫道：「紫鵑姊姊在這裡嗎？」鳳姐便把金鎖給雪雁瞧，道：「你可認得這金鎖是你姑娘的不是？同你紫鵑的姊姊去問姑娘罷。」雪雁笑了一笑，便拉著紫鵑走了。接著周瑞家的來回鳳姐道：「剛才聽見外邊說起，寶二爺也在這裡，前兒還到林姑老爺墳上哭了一會，我男人趕忙同著這裡的人出去打聽，說昨兒已經走了，是南京甄家有人同來的，有兩個小和尚呢。」鳳姐啞道：「別混他娘，一個和尚已經鬧得我腦門都昏了，那裡又跑出什麼兩個小和尚來？既聽見有這個話，到底問問明白，那一個小和尚又是誰呢？」周瑞家的忍住了笑，回道：「他們連寶二爺都沒認識，那裡知道這一個是誰？」鳳姐皺著眉道：「這句話聽我的不放心，這裡太太留我多住幾天，還要同去逛平山堂，我也委實的沒心緒。不知寶玉又在那裡傻出什麼事來了，叫你周大爺去把送甄家的禮收拾出來，包勇是甄家舊人，他去熟識，明兒叫包勇先走，我也不過耽擱一兩天就要動身。回明他家老太太，說我要去請安道謝。」

再告訴寶玉一聲，先叫他放了心要緊。」周瑞家的自去傳話。雪雁拉了紫鵑出來，不等到黛玉屋裡，便將金鎖的話說明。

紫鵲方知金鎖來因，暗暗稱奇，深悔方才出言莽撞。一同來到黛玉處，見黛玉一手拿著這塊通靈寶玉，正看的呆呆出神。抬頭見了紫鵲，便把玉遞給他。紫鵲笑道：「歸根兒是這樣，先前何不早早辦了，也不至顛顛倒倒，鬧出這些緣故來了。」說著，自替黛玉收藏。

到了次日，鳳姐決意告辭，說：「老太太同太太在家盼望，不敢耽延。」林老夫人不好強留，只得備酒餞行。鳳姐起身到黛玉處一走，順便交還了紫鵲。黛玉因結親之後不便與鳳姐照常款接，不過交談一兩句，連賈母、王夫人處請安的話一概刪減。外面船隻早已齊備，林老夫人送鳳姐至正廳前，上了轎。

紫鵲、雪雁直送至大門，其餘管家媳婦、丫頭送至船上，然後轉回。

鳳姐這裡，周瑞先已趕至碼頭上預備轎馬夫伺候。一時船隻出口渡江，換了轎馬陸路兩程，第二日已到南京。包勇先在碼頭打探候接，回明見過寶二爺話，鳳姐才得放心。包勇坐騎引路進了甄府大門，眾家人先下了馬，管家媳婦們早在儀門外迎接。轎子抬進，小紅等先下了轎，至大廳穿堂內伺候鳳姐下轎，徑進甄老太太住的正房院內。將近台階，見兩旁站的七八個丫頭打起軟簾，管家媳婦回明：「榮府二奶奶進來了。」甄老太太似欲款步出迎，鳳姐趕忙上前走幾步進堂屋，先代賈母、王夫人請了安，然後自行晚輩禮相見。甄老太太命丫環扶住，讓鳳姐客座，鳳姐再三謙遜。甄老太太笑道：「可是沒這個禮，別教二奶奶跟來的管家大娘、姑娘們笑話，我老的連禮數都糊塗了。」鳳姐然後告坐，甄老太太問賈母、王夫人的安，鳳姐站起身來回答個「好」。當下送茶已畢，甄老太太道：「我記得二奶奶就是做過九邊總制王大人的令姪女不是？」鳳姐答應一個「是」。甄老太太道：「怪道有些面熟，二奶奶沒有出閣的時候，記得見過兩次，就是榮府裡，我們也有親誼，又是世交，因我老的不愛動彈，只想躲在屋子裡躺躺吃吃，有時抹個牌兒，好幾年沒有進京，連親戚們都生疏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那正是老太太的享福，咱家老太太也是那麼著，就歡喜和這些孫女兒們玩玩笑笑過日子的。」甄母道：「我們的姑娘們呢？才聽說二奶奶到了，叫他們出來迎接，不知正在那裡玩得高興了。」說著，便命丫環去告訴姑娘們知道，客人已進來了。旁邊幾個丫頭齊聲答應出去。甄母又向鳳姐道：「聽京裡回來的老婆子說起，見過府上有好幾位姑娘，都長的俊，比我們這幾個孫女兒還強。政老爺的大小姐已做了娘娘可是知道的，可惜短了些壽。還有的姑娘，都定了親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二姑娘已經出閣的了，三姑娘上年許給周總兵周大人家哥兒。家裡只有東府裡敬大老爺一個姑娘，不瞞老太太說，天生成的古怪脾氣，也像要做超凡絕世的人了。別的都是親戚人家來的姑娘。」甄母笑道：「我的孫子寶玉正想同府上結一門子親，聽二奶奶說起來，又白提了這句話了。如今且講你們這位銜玉而生的哥兒，怎麼也是那麼樣淘氣？前兒包勇到這裡，知道二奶奶去林府求親已經允定，哥兒總不肯信，穿的僧衣還沒換下。」

「鳳姐忙又站起道：「寶玉蒙府上留住，咱家老太太真是感激，叫我親到老太太府上磕頭道謝。」甄母道：「這是老太太見了外了。本來早該送哥兒回去，因為這裡給哥兒到林府去求過親，那邊不允，哥兒一定要等這門親事成了才肯回家，所以耽遲了這幾個月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府上的寶兄弟進京，外邊的人都認做咱家的寶玉回來，連老太太、太太也錯認了。」甄母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，別說見了一個要錯認，上年哥兒進來，同我們的寶玉站在跟前，還認不清誰是誰？」話未完，聽丫頭們說：

「姑娘們來了。」一時花團錦簇共有五六個年歲相同的姊妹進來，與鳳姐相見，俱同大觀園迎、探、雲、岫輩彷彿，各自坐定，略敘寒暄。

管家婆子上來回道：「榮府哥兒知道這位二奶奶到了，要進來見見呢。」甄母點頭，姑娘們各自迴避碧紗櫺後。寶玉進來，先與甄母請了安，然後與鳳姐相見。鳳姐瞧著寶玉，宛然是一個小和尚，又傷心又發笑，叫聲「寶兄弟，這會兒我也不和你提別的話，前兒打發包勇先到這裡，想來都和你講明白的了。快與這裡老太太磕頭謝謝，換了衣服，可安心樂意的回去了。照那個樣兒，你別想同著我走，這不像饅頭庵裡的小姑子嗎？」甄母聽了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我不敢和二奶奶取笑，哥兒不換衣服，倒說榮府裡的奶奶拐著小和尚跑了。」甄母一句話，引的碧紗櫺背後這些姑娘們，都止不住要笑出聲來。這裡寶玉問道：「我的玉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那塊玉，不是你寄回去叫聘林妹妹的嗎？如今已換金的來了，我真當寶貝一樣，不敢叫別人沾手，自己替你掛著呢。」寶玉此時已忘身在甄府，便叫「好姊姊，是什麼東西？給我瞧瞧。」鳳姐知道寶玉脾氣，涎皮賴臉慣的，便一手鬆扣，褪下金鎖，遞與寶玉。寶玉一看，生氣將鎖摔在地上道：「先前哄的我不夠，如今還要來哄我，這是寶姊姊的東西，怎麼說是林妹妹家的回禮呢？」說著跺足哭道：「原來包勇來說的話都是假的，我一輩子做和尚定了。」鳳姐心想，為了他們金的玉的不知受了多少閒氣，先前過去的事不用說，偏偏如今又跑出一個金的來了，事情也委實奇怪，意欲數說寶玉幾句，當著甄老太太面前，還有他家許多姑娘們在裡頭，惹他呆出那些不中聽的話來，臉上越發下不來，只得忍住了氣。小紅一面把金鎖拾起，鳳姐正要與寶玉分證，說明家中失落金鎖，及至林府求親，黛玉孀母說起得夢，當裡金鎖等事。

只見甄府管家媳婦慌張張的進來回道：「外邊打聽的，不知為什麼又有旨諭下來，地方官都出城接去了。」甄母聽說，登時嚇得戰兢兢的，口內只是念佛。鳳姐更不知來由，只得從旁勸慰道：「老太太別著急，論老太太的福分，這裡老爺居官的聲名，先前雖然吃過一次虛驚，後來平安無事。這裡老爺在京沒有打發人回來，恐怕是外面訛傳，或者下的恩旨，是府上恭喜的事。老太太可吩咐他們再去打聽。」甄母道：「但願托二奶奶的福，沒有什麼事就好。不瞞二奶奶說，我有了幾歲年紀，膽也小了，真正經不起這些風浪。」當下命管家媳婦傳話出去。

一語未了，又聽說京裡打發人下來，在外面聽候傳喚。甄母便命來人進見，暫請鳳姐避入碧紗櫺，自與甄府眾姊妹敘話。

一時來人進內，先向甄母磕了頭，道：「老爺、太太請老太太的安，老爺在京納福，前見軍機處傳出信來，知道有欽使諭旨到咱家來，卻不是咱家的事，是為寶玉下的旨諭。老爺恐家裡聽見旨諭下來不知為什麼，叫奴才騎了包程驢子趕回，稟老太太得知。」甄家的人話未完，鳳姐在裡面聽說為寶玉下旨，吃驚不小，心想有何旨諭到寶玉身上？莫非老爺在任上挪用庫銀一事發覺，銀子去得遲了，彌補不上？如今連寶玉都有不是，不知家裡鬧的怎麼樣了？又不便自己去問甄家的人，一面心裡著急，只瞧著寶玉如何光景。那知寶玉心上只盤算金鎖一事，聽了甄府家人的話，竟像無事人一般，也不去盤問，只是呆呆坐著。鳳姐十分焦躁，因有姑娘們同在一處，不便叫寶玉進去教他的話。不知下的旨諭所為何事，畢竟與寶玉有無關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